

清代游幕与小说家的创作视野

金敬娥

(韩国庆州大学 观光外国语学部, 韩国 庆尚北道 庆州市)

摘要:有清一代文人以幕友为谋生手段是平常的社会现象。在幕友中出现了大量小说家,则是清代比较突出的文学现象。从阅读视野来看,清代除了官僚以外,一般落第的贫寒书生是没有条件得以博览群书的,而幕友的身份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优良的阅读条件。幕友不仅能阅读官方、幕主的藏书,还可以阅读“邸报”。从社会视野来看,清代埋头举业和考据的文人,与社会现实较为疏离,他们或不关心,或没有机会观察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然幕友在处理刑名、钱谷、征比等事务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社会信息,其社会视野比埋头书斋的文人要开阔得多。清代小说家的游幕生活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清代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与作家广泛的游幕生活不无关系。

关键词:清代;游幕;幕友;小说创作;阅读视野;社会视野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0)02-0068-09

小说的发展有小说文体自身的原因,也有文体之外的经济、文化等原因,各种因素终究要汇聚在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身上,而“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对于作者人生观、文学观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我们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发现清代小说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都有过幕友经历,如蒲松龄、夏敬渠、吕熊、沈起凤、丁秉仁、曾衍东、宋永岳、沈复、乐钧、吴焯昌、许奉恩、魏秀仁、宣鼎、陈朗、李春荣、慵讷居士、陈森等。这个清代才出现的比较特殊的小说现象,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幕友是某一个官吏雇佣的私人帮手。清沿明制以八股取士,这迫使读书士子们专注于时文制艺,不熟律例、经济、水利、农业等方面的具体事务,缺乏对这些具体事务的管理能力,一旦金榜题名,出仕为官,特别是出仕地方官职,就要担负地方的行政责任。因此,地方官吏上至总督下至县令,不得不延请各方面的专家来辅佐他们。延请者即为“幕主”,应

聘者即为“幕友”。“幕友”,又有幕宾、幕客、幕僚、馆宾、西宾、宾师、师爷等不同的称呼。清代的士人能蟾宫折桂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士人若无家业恒产,则要另谋生计。幕友则是清代士人可以选择的谋生手段之一,其从事幕职的人数也形成了不亚于正式官员队伍的庞大群体。虽然大部分文人被生活所迫而选择作幕友,可幕友辅佐官吏,实际上构成为封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他们通过种种官方的媒体获得大量社会信息,而且在衙署中处理的事务多,接触的人员广,由此他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官场百态,直接目睹官吏的堕落以及由此造成的百姓生活的痛苦等真实情况。人生视野的开阔,社会生活阅历的丰富,无疑为有志于小说的幕友极大地拓展了创作视野。

清代是个崇尚博学的时代,清代文人不再热衷于空谈,而是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博实的经典考证上,内容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兵学及天文、历算、舆地、水利等很多方面。学术上的严密考证,当然是以博览群书为前提的。可是除了官僚以外,一般落

收稿日期:2009-11-12

作者简介:金敬娥(1975—),女,韩国庆州大学观光外国语学部招聘教授。

第的贫寒书生是没有条件得以博览群书的，而幕友的身份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优良的阅读条件。

其一，幕友能阅读官方的藏书。清代官府的藏书主要包括内府藏书和北四阁、南三阁藏书^①。内府及北四阁藏书，非一般文人所能利用；南三阁藏书，虽然允许士子借读，到阁钞阅^②，但须事先呈明，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但是，对于朝廷大员及地方官，特别是地方大员来说，可以随意使用南三阁的藏书。他们幕下的幕友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到一般文人难以接触到的图书资料。地方官学藏书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御制”、“钦定”的各类书籍外，还包括大量官制典则、政书、类书，此外还有一些“时文”等实用性很强的图书^③。幕友还可以借奉公事赴书局、书院^④，看到一般文人不能看到的书籍。这些官府藏书与一般书院的藏书不一样，它们收藏图书的目的不在于供人借读，而在于收藏。可是，这些书籍却对幕友“开放”。我们从一些有幕友经历的作者所写的短篇小说中往往看到他们征引的官方书籍。吴炽昌^⑤（约1780—？），号芑芹，浙江盐官人（今浙江海宁），小说作品有《客窗闲话》十六卷。他在《续客窗闲话》卷八《疑难杂案》中写了公案故事五则，其中前三则因《大清律例》中没有适当的案例，让审判的人颇难断度。前一件是强奸谋杀案：母强与子奸后，毙其丈夫，后母子随流民出关，在沈阳营杂货肆，竟称夫妇，生二子；后来被胞兄发现报官，审判的人把案子完结为母子四人入狱，绝其食，毙之，焚尸于野，投骨于河，并把家业断给那位胞兄。后两件是自缢案：一件是一个12岁的孩子在室中没有东西做辅助物的情况下自缢了；一件是民妇4人在没人入室的情况下同死的案件。审判的人把案件结为赵杨氏因病难过，自缢身死，其母杨王氏痛女，银姑痛母，张王氏亦痛其姨母死于非命，一时同缢。对这两桩案件，作者篇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或曰：若使上讞母子，金拟凌迟，罪所应得。其二子杀之乎？放之乎？穷于拟议矣！予曰：应请比照叛逆案，两犯该凌迟者，其子孙解交内务府阉割，发塞外，给官兵为奴，既不戕无知之命，又不留悖逆之裔，老法家以为然否！^{[1]卷八，267}

予意前（两）案皆崇也。刑律无遇崇之条，不能声说。然《兵部则例》内，有兵丁遇崇自尽，照病故例一体赏恤之语。则刑律虽无他例，不可援以为证耶！如他例不准，用以断刑名，何以

妇女羞忿自尽，准用礼例请旌耶。均为大清定例，司讞何甘心扭捏，而不敢比引耶。^{[1]卷八，269}

《大清律例》是刑名幕友一定要熟读的，可是这种书只藏于官府，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清朝的政策不允许出售和传播法律书籍。乾隆三十年（1765），有人奏准有关法律的书籍不准向普通百姓印售，此前所印之法律书籍概行销毁^{⑥[2]4-5}。因而，非宦宦之家均不许藏有《大清律例》。这就意味着，一般文人没有机会看到《大清律例》，连官员也是在出仕之后才有机会阅览的。吴炽昌是老练的刑名幕友^⑦，他不仅熟悉《大清律例》及与刑名有关的知识，还能灵活地应用法律知识。还有文言小说《小豆棚》卷三《鳖僧》篇末作者曾衍东提到了《洗冤录》中与鳖有关的内容^{[3]67}，宋慈的《洗冤录》是官定的法医书，刑部按此书印制颁发“尸格”；卷八《犹宫诗》篇末作者提起过大清“律”等，从以上幕友所写的一些小说篇目中均能看到他们可以借阅官藏书籍的痕迹。他们阅读的官方书籍，除了法律书籍以外，还有史书、方志等。如许奉恩的文言小说《里乘》卷四《厨媪》中曾提到《宪书》，卷五《鹭社湖蚌珠》中曾提到《统志》中的内容；吴炽昌《续客窗闲话》卷八《百岁老人》中，作者在考证中国历史上百岁以上老人的过程中，大量提及官方书籍，如《路史》、《南史》、《梁书》、《洞微志》、《宋书》、《明史》等；宣鼎《夜雨秋灯录》卷三《一声雷》取材于《天长县志》等。

其二，幕友可以阅读幕主的藏书。幕主是官僚，清代大官僚，如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谢启昆、曾澳、曾国藩、张之洞等，都有自己的藏书，只不过藏书数量多寡不同而已。幕友入幕，一般都能够自由地利用幕主的藏书。如孙星衍自述道：“（予）逾二崑而西，著述于关中节署，毕督部藏书甲海内，资给予，使得竟其学。”^[4]赵翼应尚书汪由敦之聘，作书札及应制诗文，汪极爱赵之才，插架书万卷，供其翻阅，赵翼“因是见闻日扩，益得肆力于古”^[5]。还有些幕主鼓励自己的幕友读书。如毕沅为了勉励幕友读书，为他们购买书籍。据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毕秋帆待程鱼门”记载：“毕秋帆尚书待士优异，程鱼门舍人晋芳亦尝入幕，勸以宜多读书，程谓行篋无书，毕立呼阍人至，谕曰：‘程老爷若买书，当为给值。’程自是得博观群籍。”

清代贫寒人士入幕后，除了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曲等文人应读的书籍以外，还通过对《大

清律例》、《洗冤录》、《宪书》、《大清一统志》、《明史》、《方志》等书的阅读,吸收大量的专门知识。陈天锡《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一文中叙述,自己学幕抚署时,经常要看清代法律、公案事件的记录,以及政治方面的书籍等^[6]。汪辉祖在《佐治药言》“读书”条、《学治臆说》“暇宜读史”条中强调幕友读书的重要性:

学古入官,非可责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读有用之书,以之制事,所裨岂浅鲜哉。^{[7]9}

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凿舟求剑,自可触类引申。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8]33}

幕友阅读专业书籍是他的工作所需,阅读经、史以及文学方面书籍则对他们的工作大有裨益。沈起凤的小说作品《谐铎》卷十一《片言保赤》中写了袁枚任上元县令时,民间有人娶妇,进门五个月即诞一子,夫家指其妇先孕后嫁,诉讼妇翁。此时,袁枚断案说在史册中有五月而产的记载,实际上这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以保全其妇和赤子的说法。沈起凤在其篇末评论说:“此印板律例,非读书人不能解也。然舍身以保赤子,类非守经者所能。公殆现不坏身,运广长舌,向讼庭为众生说法耶!黄盖以武人而治石城,况钟以小吏而治吴郡。后如冯坚、王兴宗辈,或以典史,或以直厅,故王晋溪谓吏治之善,不必出于甲科。然遇此等公案,岂是无学人杜撰得来?盖不熟晋庠之论,失油络者必受飞灾。”^{[9]卷十一,167}

又如《续客窗闲话》卷八《疑难杂案》中有一则案件,讲一位69岁老妇用财物诱惑一个20余岁的雇工,遂勾搭成奸,后被子妇知道,二人勒毙以灭口,却以妇自缢报官,司谳者致其奸夫奸妇皆瘐毙。有人说,“男子八八而阳道衰,女子七七而天癸绝,皆无好色之心,医经可证”,要向上司反驳。作者吴焜昌以《诗经》的典故驳他的意见。他说:“否否!姑无论世有八十余岁之老翁得子,七十余岁之妇嫁夫。请征诸古诗,称文王则百斯男,凯风之母七子。试思既有百男,则七八十岁尚应生子,有子七人,且能咏歌规劝,谅皆成立。则母年可知,尤不能安于其室。若以常理论,是《诗经》亦不足信也,何必读书。”^{[1]卷八} 吴

焜昌以《诗经》反驳,这使别人心服口服。幕友广泛阅读书籍,遇到棘手的案例时,可以触类引申,可以引经据典,说服原告或讼师,圆满解决案件。而有些疑难案件的始末,则成为小说的题材。

其三,幕友可以阅读“邸报”。现代人通过阅读报纸、看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或浏览网站就能知道全国最近的消息。可是中国古代新闻不自由,交通不发达,因而老百姓了解天下诸事非常困难。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靠“口耳相传”,并且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一般文人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别处的朋友寄来的书信可以得知当地最近发生的事件,对一般老百姓而言,他们知道的新闻更有限,往往只限于当地。而官僚阶层就不同了,他们属于统治阶层,可以通过“邸报”了解天下的事情。

“邸报”,是一种朝廷广泛发行的公报。“邸报”与“京报”、“塘报”是否一回事,抑或另有“京报”、“塘报”,学术界尚有争议^⑧。可是无论如何,这些报纸都是针对朝廷文武官员发的,主要刊登的是政治方面的内容,如诏谕、章奏以及官员的擢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动态等等。如《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听说都中奏准起复旧员,就“忙寻邸报看真确了”。《绿野仙踪》第九十二回林涧“阅邸抄,见应龙参世蕃本章,已奉旨将世蕃等拿送法司审讯。应龙又升了通政司正卿”。有时报上会刊登中举人的名单^⑨,有时会反映地方发生的民变和边防的警讯,如《歧路灯》第十回谭孝移跟潜斋道:“年来阅邸钞,向来海疆不靖。近日倭寇骚动得狠,沿海一带州县,如嘉兴、海盐、桐乡,俱被屠毒。”

清代幕友虽不属于统治阶层,可毕竟是官府衙门里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常阅邸报。而且幕友阅读“邸报”,与自己的工作有直接关系。汪辉祖对欲学幕的长子汪继坊说:

文义明析,学之不难。先须心术端正,操守慎。读律例以植其本,阅京报以达其宜,习批词以治下,办谳断以申上。^{[10]699}

对幕友来说,读“邸报”是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业务学习之一。《警世阴阳梦》第二回中的李贞在何内相府上做馆宾时,“日逐阅历邸报,因此熟谙内外缙绅仕途宦绩”,从而对官场了如指掌,连魏忠贤都聘他为参谋。幕友通过“邸报”不断获取新鲜的案例,还明察官场内部的消息,所以幕友把“邸报”视为了解时事政治的最重要的渠道。可“邸报”所载的内

容除了政治方面以外，军事、经济、教育、司法等多有涉及，甚至社会上一些怪诞之事也有反映。因此，有的幕友往往从“邸报”中抽出故事性比较强的东西，而收入自己的小说中^⑥。

清代埋头举业和考据的文人，与社会现实较为疏离，他们或不关心，或者没有机会观察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诸如官场内幕以及百姓的痛苦生活等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然幕友在处理刑名、钱谷、征比、书记等等事务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社会信息，其社会视野比那些埋头书斋的文人要开阔得多。

其一，幕友游历名山大川，结交名士豪俊。游幕生涯，谋衣食于千里之外。幕友随幕主的工作调动不断地“周游”四方，这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好处，能够游历名山大川就是其中一个。沈复（1763—1825），字三白，号梅逸，长州人（今江苏苏州）。他19岁入幕，游幕经历约达40年。沈复在作幕期间走了很多地方，据其自传体小说《浮生六记》可以知道他游过奉贤、扬州、吴江、海宁、徽州绩溪、江北一带和青浦县、潼关、山东、北京、如皋等地。那么，至于沈复每在赴任的旅途中，或在任地具体做了什么，我们从1805年至1806年间他入友人石韞玉之幕的记载中可以窥测一二：

是年九月，余从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庆府之任。溯长江而上，舟抵皖城。皖山之麓，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墓侧有堂三楹，名曰“大观亭”。……南城外又有王氏园。其地长于东西，短于南北，盖北紧背城，南则临湖故也。……武昌黄鹤楼在黄鹤矶山，后拖黄鹤山，俗呼为蛇山。楼有三层，画栋飞檐，倚城屹峙，面临汉江，与汉阳晴川阁相对。余与琢堂冒雪登焉。仰视长空，琼花风舞，遥指银山玉树，恍如身在瑶台。……黄州赤壁在府城汉川门外，屹立江滨，截然如壁，石皆绛色故名焉。《水经》谓之赤鼻山。东坡游此作二赋，指为吴魏交兵处，则非也。壁下已成陆地。上有二赋亭。是年仲冬抵荆州。琢堂得升潼关观察之信，留余住荆州。余以未得见蜀中山水为怅。……由樊城登陆，直赴潼关。由山南阆县西出函谷关，有“紫气东来”四字，即老子乘青牛所过之地。……（潼关）道署紧靠北城，后有园圃，横长约三亩。……十月初，琢堂自山东专人来接眷属，遂出潼关，由河南入鲁。……至丁卯秋，琢

堂降官翰林，余亦入都。^{[11]59-62}

沈复在游幕的过程中，每到一城市必游览名胜，如抵武昌，则登黄鹤楼；过赤壁，到荆州，则上曲江楼。他每到一任地，幕中无事时，就与同僚们出游郊外，用以印证平时所读书中的记载。

不仅如此，幕友还有机会目睹或参加地方上举办的活动。如沈复在徽州绩溪克明府时，曾亲眼目睹过每12年举办一次的花果会：

去城三十里，名曰仁里，有花果会，十二年一举，每举各出盆花为赛。余在绩溪适逢其会，欣然欲往……至其地，有庙，不知供何神。庙前旷处高搭戏台，画梁方柱极其巍焕，近视则纸扎彩画，抹以油漆者。锣声忽至，四人抬对烛大如断柱，八人抬一猪大若牯牛，盖公养十二年始宰以献神。策廷（幕友同事）笑曰：“猪固寿长，神亦齿利；我若为神，乌能享此。”余曰：“亦足见其愚诚也。”入庙，殿廊轩院所设花果盆玩，并不剪枝拗节，尽以苍老古怪为佳，大半皆黄山松。既而开场演剧，人如潮涌而至，余与策廷遂避去。

游幕生活，背井离乡，别妻离子，与道士无异。然从沈复的记载可知，它亦有其特别的乐趣。不只是沈复，凡游幕者，大体会是如此感觉。而这种游历经验的积累，使幕友成为知识广博的半个旅行家。

幕府生活，才子文士，邂逅雅集，各逞才智，最是多姿多彩^{[12]243}。幕友是读书人，当然能诗词唱和，他们通过幕府内外召开的各种宴会和聚会活动，来结识同事、官僚、地方名士等，以此与他们增加联络，增进感情。如许奉恩在《里乘》卷六《吴和甫侍郎轶事》篇末说：

江阴何廉昉观察拭，侨居维扬，筑壶园，座客常满。余尝于壶园座上得识诸公子，公次子礼园郎中宝清，博览群书，尤肆力于诗古文词；三子农上茂才宝让，何之婿也，皆能世公之学。^{[13]卷六，171}

许奉恩从他们处得到小说题材，并请礼园吴宝清看许氏的《里乘》后，留下识语^⑦。蒲松龄也在作幕期间，结识了不少朋友，如刘孔集，后来蒲松龄在诗文中曾一再提到，多次忆及在孙蕙幕中时的交往情谊。正如王洪谋所说：“遂从给谏孙公树百于八宝，因得与成进士康保、王会状式丹兄弟、陈太常冰壑游。登北固，涉大江，游广陵，泛邵伯而归。所作

有《南游诗》一卷,大抵在行旅登眺,与夫寄远送别,往复酬答之间,而欢愉惨悴之志意,犹未形诸篇章也。”^{[14]3376}这都是游幕生活给幕友带来的乐趣。

幕友游历名山大川,结识名士豪俊,增长了见识阅历,更能使他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毗陵人(江苏常州人),小说作品有《品花宝鉴》六十回。他在自序中说:“明年有粤西太守聘余为书记,偕之粤,历游数郡间,山水奇绝,觉生平所习之学皆稍进。”陈朗(康乾年间),字苍明,号晓山、镜湖逸叟,籍贯不详。小说作品有《雪月梅传》五十回。其自序云:“昔太史公游历名山大川,而胸次眼界豁开异境,《史记》一篇,疏荡洒落,足以凌夷百代,乃知古人文章皆从阅历中出。予也自惭孤陋,见闻不广,及长,北历燕、齐,南涉闽、粤,游览所经,悉入编记,觉与未出井闾时,少有差别。”幕友的视野随着他们的游幕经历慢慢地扩大。

其二,幕友要“入乡问俗”。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风俗习惯相差很大,语言也各不相同。官员到任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民情隔阂,要辅佐幕主的幕友也是两眼一抹黑,因而幕友要想能够胜任辅佐幕主的工作,首要任务就是要了解与任地有关的风俗习惯及当地舆论。汪辉祖在《佐治药言》“须体俗情”条说:“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傅以律令,则上下相协,官声得著,幕望自隆。”^{[7]15}曾衍东在《小豆棚》卷三《沈肯堂构堂录》中把幕友比喻为医生:“医可以庸死人,幕则以劣杀人。”庸医不知道怎样切脉,不懂得在处方中加药或减药,只是一味地抄袭前人的现成药方,那么人参、薏草也会致人于死地。同样的道理,劣幕不懂各地风俗的差异,只是死背律例而施用,这和用砒霜杀人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幕友观察每职任地的风俗和百姓生活习惯是职业所需要的,他们一上任,就开始调查与职任地有关的资料,然后把它一一记录下来。对于这一过程,汪辉祖在《学治说赘》“客言簿”条有详细的描写:

民情土俗,四境不同,何况民之疾苦,岂能划一。好问察迹,是为政第一要务。书役之言,各为其私,不可轻信。阖人之说,往往为书役左袒。绅士虽未必尽贤,毕竟自顾脸面,故见客不可不勤。余初到官,见客即问其里居风土。再见则问其里中有无匪类、盗贼、讼师。如有其人,并其年貌住处,皆详问之,而告以迟迟发觉,

不使闻风归怨。故绅士无不尽言者。客去,一一手记于簿,或问其地某多平原,某多山泽,与某里连界,亦手为详记,扃之篋中,置之内室。……不半年而讼师、盗贼、他徒、匪类匿迹。上官问境内利弊及界址,皆能详对。劳心者不过半年而逸以数岁,皆此簿之力也。但勤于见客,则周知外事。^{[8]2}

蒲松龄,康熙九年(1670)应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聘,协办文件,充当幕友,次年春,又随孙蕙至高邮州署。蒲松龄作幕生涯只有一年,可是这次江南之行却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足不出户的书生变成了千里游子。蒲松龄在这期间走了不少地方,领略了南方的风俗人情,开阔了眼界,丰富了文思,而这对他创作以南人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如《五通》、《青蛙神》、《白秋练》、《晚霞》、《王桂庵》等,显然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整个《聊斋志异》的写作也大有裨益。又如慵讷居士^①,生平不详。他的小说作品有《咫闻录》十二卷。他曾经游幕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因而《咫闻录》多记有关黔、两广等地风俗、人物、异事等^②。再如宋永岳(约1758—?),字静斋,号青城子,室号松月山房。他的小说作品有《亦复如是(志异续编)》四卷。他曾游江苏无锡,嘉庆二年(1797),作幕于四川大足县署。小说卷三《徐景东》记“徐公景东,山东人,任四川大足县令时为余言”^{[15]78},这与民国铅印《大足县志》卷四《职官表·知县》“嘉庆元年,徐景东,山东举人”的记载相符合^{[16]183-187}。又小说卷一《吴军犯》:“此嘉庆二年六月事,余在大足县亲见之。”由此可知,宋永岳在此地作幕是无疑的。《亦复如是》中作者称亲见四川情事者有多篇^③。他据自己游幕的经验,概括了各省因地气的差异而常出现不同病情的现象:“各省地一,其人之受病亦间有异。如广东多麻风,是盖地气炎热,潮湿往来,加以烟瘴不正之气不时中人,故生是疾……如湖南多近盱眼,江西多秃子,四川峨眉县多矮人,其人长不满五尺,皆理之不可测者。”^{[15]106-107}幕友游历多地,历览数省,可广见闻,增识力。凡有游幕经历的作者,诸如许奉恩、吴焯昌、许仲元、宣鼎等等,他们记游幕地区的奇风异俗,比比皆是。

其三,幕友参与地方行政,可以近距离观察社会现实。清代幕友在游幕生涯中,经历了像水灾、地震、蝗灾等种种天灾,以及在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

变,如乾隆东巡、乾隆间清水教王伦在临清起义事、乾隆晚年的台湾林爽文起义、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苗民叛乱、道光中的禁烟运动和乡勇在崇明抗击英国军舰等历史事件。

曾衍东(约1750—1816),字七如,山东嘉祥人。他是个“作为秀才忙举业;为穷汉、为幕、为客,忙衣食”的人^{[3]自序,3}。他的小说作品有文言短篇小说《小豆棚》十六卷。曾衍东自幼随父亲宦游闽粤海之间20余年,其后大概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回家居十年。这十年中他的具体行踪无法遍知,可据小说中的一些自述为线索推知,他曾游幕山东。《小豆棚》卷十六《小黄梁》说:“此条,在任城和希斋巡漕行馆作记室时稿。”任城,即任城县,明清时属济宁府。卷一《赵孝子传》中说:“曾生寓曹南。邻其地,戚其事不传。”曹南,即山东曹县,今之菏泽县,明清属于济宁府。这两条都说明,曾衍东曾在任城、曹南作“记室”。卷十六《卖菜李老》又说:“尝以笔墨遨游齐鲁间”,“为当道诸公内记室”^[17]。《小豆棚》卷十六《柳孝廉》恰恰反映了作者游幕时所见民生的凋敝、社会动荡的状况:

忆自(乾隆)五十、五十一两年,东省各府旱荒,苗枯棉槁,杼轴为空,民皆束手待毙。国家蠲免之令、赈济之事、备御之策,靡不周详,较之前古,实所未有。而野中饿莩为狗彘食者,仍相望不绝。呜呼,救荒无善策,诚哉是言也!又复鬻妻卖女,比比皆是,官府知之而不禁。盖鬻之则妻女去,而父母与其夫获生,否则终为沟壑鬼耳。是时草根枝蔓,每斤十钱。市中有货食者,辄抢而奔,比追及已入口矣。又有数十为群,沿村夺食,夜则放火。故日晡即锢户,通宵不得安静。^{[3]卷十六,274}

故事的主人公青州诸生柳鸿图,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忍痛鬻妻得八缗钱而活下来的。柳的妻子被卖之前对他说:“我生时幼少,父母爱我,呼我‘一捻金’,孰知竟成今日之讖。柳郎,柳郎,有此则生,无此则亡。”两年的旱荒竟然把“一捻金”落到人贩子手中,而且被卖的不只是她一个,人贩子的小车中“已载男女数人”。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作者在山东游幕中目睹的许多悲惨的场面中极少的一部分而已。宣鼎(1832—1880)曾游幕上冻兖州、济宁等地,时间比曾衍东为后,大约在同治年间,其小说《夜雨秋灯续录》卷一《五升》记叙了荒年中李八斗率众抢掠屯积

粮食的大户的故事,作者对李八斗持否定态度,但是对这场风波却作了真实的反映:

会岁稔,几人相食,生扬言于众曰:“李八斗在,公等尚忧殍耶?”问何术,曰:“富家仓箱怪以售,奇货自居,彼谷即我谷耳。”乃响应,执器械,告贷于饶裕之家,虽求实挟。咸畏其横,不敢睚眦之。有寡嫗戚氏,饶于资,积谷甚丰,生贷之未允。生笑曰:“阿姥饱欲死,吾辈饥欲死,若有小侮犯,能勿悔耶?”明日率匪众持火具,猬集其庐,瓜分其蓄,困乃空焉。

李八斗的这种劫富济贫的行为,规模小,还未形成浩荡的声势,又缺乏组织力,很快就被镇压下来了,但毕竟是一次受饥饿农民发起的暴动。

另外,幕友游幕各地,观察到在清代社会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鸦片”也是其中之一。中国种植鸦片始于唐朝,当时云南、四川、甘肃等地,已大面积种植罌粟。从各地地方志中可以得知,至清初,贵州、福建也已种植罌粟。1836年,许乃济指出,中国罌粟种植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东部以及云南^⑤。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人口中吸食鸦片的人数剧增,鸦片已成为威胁中国社会秩序的严重的问题。据理雅格(James Legge)、维魏林(William Lockhart)的研究,19世纪末,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的比例为10%,则1890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大约在1500万^⑥。

许仲元^⑦(1755—1827以后),字小欧,松江人。他由幕友而致官,一生都在宦海沉浮。他游幕期间,亲见云南、浙江东部吸食鸦片,成为普遍的现象,他在永嘉时合计环中土地,此时种罌粟的人已达到20%。根据他的记述可知,清代的鸦片烟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无论年龄大小、身份高低的人都吸食鸦片,连高级官僚陈云龙、史貽直、韩葵等都爱吸食。许仲元在文言小说《三异笔谈》卷二《鸦片》中说:

天下物之恶,莫恶于鸦片,鸩毒不啻也。且色恶臭恶,味之恶可想。而嗜者甘以身殉,人之愚莫愚于吸鸦片。……予在滇时,郑六施七,均以此废且死……滇中此时吸者尤多,几于比户有铺矣。尝见一丰润折扇,画一躯枯瘠无人状,共一少妓,翘足并卧炕上,挑灯对吸。两瘦鬼伺其旁,闻香嗅气,以手招烟,作垂涎状。蛇鼠亦僵卧若蛰,闻烟蠢蠢作欲动态。龙眠妙手,一片救世婆心也。然欲绝之,亦非甚难。^[18]

将罌粟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来种植,种植一亩鸦片所获得的利润至少是种植谷类等经济作物的“利倍”。可是种植罌粟三年后,田地成废土,非数年不复。许仲元严厉地批判“蠹国病农”,以及“土、农、工、商,均以此旷其日力”的社会现象。他所踏入的是真实的社会实际,他所观察的就是清代社会被鸦片腐蚀的真实图景。

此外,幕友在游幕各地时,亲身经历了社会变乱。如许仲元曾在滇南元江施刺史寓中,襄理笔墨,他对苗民比较了解,苗民“谓官无大小文武,皆曰‘皇帝’。谓隶则曰‘官’。书吏幕宾曰‘军师’。致尊乃曰‘京师老皇帝’。然畏官畏军师,皇帝不怕,老皇帝更不畏也。”^{[18]卷二,249}而许仲元在卷二《苗匪教匪启衅》中详细地描述苗民叛乱,以及朝廷征苗的过程。许奉恩也在游幕中遇到“粤寇(太平天国)”之变,他在《里乘》十卷《石达开》中说:“予虎口馀生,备尝艰苦,间关万里,徼幸生还。……回忆十余年来目击流离琐尾情形,时复伤心酸鼻”^{[13]卷十,23}。他还记叙杨秀清、石达开等起义的过程,他当然反对太平天国起义,但他又客观地指出官吏腐败无能也是起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粤寇之变,虽曰天运使然,而人事究亦难逃其责也。……当其金田倡乱,都人士惧其被累,亦曾密白邑令,邑令曾密白郡守,郡守曾密白司道巡抚,皆一一瞪目相视,默无一语,大都意存讳盗,粉饰偷安。^{[13]卷十,323}

许奉恩认为这些官僚的无能、腐败使纤细的变乱演成浩劫。许仲元也从苗民叛乱的原因中提到“昏吏之昏”、“墨吏之黑”的问题。即使起了暴动,这些官员们也粉饰安宁不报告朝廷。这些都是清朝晚期社会政治的某种程度的真实写照。

对于官场的腐败问题,幕友了解自然比从未踏入仕途的士人更为直接。蒲松龄,康熙九年(1670)随孙蕙至高邮州署。当时淮扬地区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历时一年,蒲松龄协助幕主调查处理驿站管理、赈济灾民、筹集河工物料等具体事务,在这个过程中他窥见了官吏“恶如虎狼”的凶残面目和阿諛奉承、贪赃受贿的丑陋脸谱,以及老百姓因水灾“转沟壑而散四方”的悲惨处境。这一经历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生动、真实地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康熙十年(1671)秋,蒲松龄毅然摆脱游幕生活,回到了家乡。蒲松龄在诗中透露

了作幕生活中的感触,以及思索的问题,如《廷尉门》诗:“夕阳斜,鼓乱挝;廷尉门,报晚衙。清若何?无纤瑕。雀有角,鼠有牙。公庭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谁理直?相公家。”^{[19]674}此诗在《聊斋偶存草》中排在南游初归的诗作内,当是南游时在衙署中对生活的观察。《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借阴司的暗昧,剖析了一切由金钱主宰的官僚机构的丑恶本质。上至冥王,下至郡司、城隍以及衙门隶役,相互勾结,酷虐百姓;《续黄梁》、《成仙》、《梅女》、《潍水狐》、《王大》、《伍秋月》、《梦狼》等等作品都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的手法揭示了贪官污吏的可憎的面目等。蒲松龄在游幕期间体会到的种种感触,到了《聊斋志异》的篇章中,便以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再现出来。如沈复,乾隆五十二年(1787)25岁时,应徽州绩溪克明府之聘,开始独立幕友生活。他在《浮生六记》卷四中对官场生活是这样叙述的,“余(沈复)自绩溪之游,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11]卷四,47};曾衍东《小豆棚》卷十六《卖菜老李》篇末自识:“乡荐后,心羨仕途,遂尔一行作吏薄鞅堂,仆仆尘埃。回忆曩昔襟期,不啻霄壤,正与李菜佣同一失足,良可恨叹!”曾衍东觉得进入官场,便不再清贫,可是又身不由己地卷入官场的恶浊。作为幕友的作家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在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来。

其四,幕友从审理案件了解社会,并从中体会到人生的情欲。丁秉仁(约1745—?),字香城,江苏苏州人。他是幕游多年,阅历相当丰富的刑名幕友,在自序中说道:“余幕游而历览者将及四十季,天下所不至者,不过六七省。所止之处,常阅录囚秋讞,为女色事,十居其七,财则十居其二,至酒、气二事,仅及一分,可见色之一字,犯者尤众。”丁秉仁广泛见到许多案情,维持积累刑名经验,从此体会到人生“总不离酒、色、财、气四字耳”,其中犯“色”者最多。他写了《瑶华传》十一卷四十二回,这本书叙明末福王常洵之女瑶华前世是一雄狐,欲采一百名童女之元红成仙,被剑仙无碍子斩杀,投生到福王家为女儿身。瑶华得无碍子传授功夫,奉旨入川平定叛乱,立功授封,后嫁给周君佐,但她一心修道,终于离家跟从无碍子而去,在峨嵋山绝淫根,涤淫气,修成剑仙。他之作《瑶华传》,宗旨正在“惩淫减色”。吴炽昌也是游幕30余年的老练刑名,他在《客窗闲话续集》卷二《粤东狱》叙因色奸杀的案件,而在此篇末借芴斤的口说道,“人之阴谋诡计,惟图色为

甚。”^{[1]卷二,173-175}幕友通过许多案件的起端、过程、结局的分析,不仅解剖案件的内幕,还有可能进一步体认到人们的情欲、无耻、贪婪、愚昧、狠毒、苦痛等人

性的各个方面,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案件,对有志于小说创作的幕友来说,可以说是了解真实社会、透视人生的重要窗口。

注释:

- ①乾隆中叶《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先抄了四部,一部藏在北京文渊阁,一部藏在圆明园文源阁,一部藏在热河行宫文津阁,还有一部藏在奉天行宫文溯阁,这就是著名的内廷四阁,又称北四阁。乾隆帝为嘉庆助修《四库全书》的江南藏书家,下令把《四库全书》续缮三份,一藏扬州大观堂文汇阁,一藏镇江金山寺文宗阁,一藏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是为江浙三阁,又称南三阁。
- ②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初八日,乾隆发出谕旨称:“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9页。
- ③地方官府藏书主要来源于朝廷的颁赐。包括《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此外还有《卧碑文》、《圣谕广训》、《大清律》等书。对于地方官府的藏书内容,详于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下卷,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811—816页。
- ④官方的书局、书院都有一定的藏书。如《谐铎》卷十二《卜将军庙灵签》中作者沈起凤说:“予在婺源时,奉文赴江宁书局。”《亦复如是》卷八《静海书院》中作者青城子说:“尝因公至其地(指静海书院),遂停宿焉。”
- ⑤他有游幕经历。据《客窗闲话·长白山人序》说:“及乙亥来都,已越二纪,犹是一领青衫,而从事于莲花幕里,因贫改途,深为惋惜。”由此可知,他因生活所迫,而选入幕的。
- ⑥乾隆三十年奏准:“凡坊肆所刻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邢台秦镜及一切构讼之书应尽行查禁销毁,不许售卖。如有仍行撰造刻印,该管官不行查出者,照禁止淫词小说例,每次罚俸六月。”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
- ⑦据《客窗闲话》同怀弟靖符记生的(序):“吾兄作客三十年,奉身橐笔向北燕,遂谢制举专读律,相与决事无间然,……”
- ⑧据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明清塘报研究一文:“清代,塘报、邸报、京报三者一体,关系几不可分。”(详见于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49页。)可刘勇强提出不同的意见:“塘报则与邸报不同。邸报是由上而下的政府公报,而塘报则是由下而上的军事汇报。塘报一般由地方军政要员编写,通过提塘向上呈报。”详见于刘勇强《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页。
- ⑨《歧路灯》七回谭孝移收到邸抄,其中“夹着一张《河南乡试题名录》”,由此得知知交密友的中举消息。
- ⑩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三《李司鉴》抄录于邸报,其内容是劝善除恶的教化目的比较强。又如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姚一如强戇》记述姚一如被福贝子的轿夫撤其官职的故事。本文中作者提到“曹黄门纠刘秃子”之句,其篇末他写道,“刘秃子事,已久见邸抄,不著录”。可见刘秃子事已载于邸报,而且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在衙署内很流行。目前,虽然没法知道其事件的具体内容,可据“一轿夫足倾成都守,何况巍巍少府乎?领首郡者真不值一钱矣!”一句推知,刘秃子事与姚一如事在内容上差不多,所以作者不再著录。由此可见,邸报中的一些故事有可能被幕友抄录,可借鉴于小说题材。
- ⑪礼园吴宝清的识语,见于《里乘》卷六《产蛇》篇后,齐鲁书社1988年版。
- ⑫《咫闻录》作者未留下姓名,而自署“慵讷居士”。对于作者,目前说法不一。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咫闻录》的作者是温汝适(1755—1821),字不容,一字水南,号笈坡,一号景莱、慵讷居士。顺德(今属广东)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兵部右侍郎。据陆林的考证,此书的作者为朱钧(《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目前,慵讷居士的生平不详,但根据《咫闻录》的《自序》和书中的一些内容看,他是浙江人,曾游幕各地,侨居广东羊城。他自称是“落魄之狂夫”,而把瓦盆当做了“穷途之知己”。可见,慵讷居士是一个“落魄”的读书人。
- ⑬卷一《徐巫》、卷四《吕大生》、卷六《土地放火》等记录了滇黔尚鬼的风俗;卷三《木匠魔咒》记关于黔木匠行内的魔咒;卷七《石马精》、《占桂知榜》写黔省水西城内的异物;卷十《二老爷》记韶州(粤)之南华寺中“若要南华游,须带高粱酒”歌之来源;卷九《普依祠》记粤东女子的“金兰会”的有关风俗;卷七《下蛊》记广西人下蛊作祟的风俗;卷十《北虎青卫》记雷州(广东)土人事北虎、青卫二神的风俗等。这些异风异事多是作者亲眼看见的,或听同事讲说的。卷四《吕大生》记黔的四方井,篇末有“予奉差过此,亭舆而望”的记录。卷七《下蛊》记广西西南安之区,当地人下蛊的故事,篇中有“予于太平府”之句。卷十《两头人》记有一少年胸腹前粘生一孩头的事情,这事“余在粤东,与友散步闲游”时目击的。卷十《北虎青卫》记雷州风俗,篇头有“余居雷幕经年”。卷八《麻风女》篇中有“予在广西时,闻苏广文说”之句。

- ⑭如卷三《火井》、《井油》，分别记天然气和石油之事。另外他还到过峨眉(卷四《各省地气不同》)、通江(卷三《人变虎》)、成都(同卷《武侯祠联》)、名山(卷六《火浣布》)等地，当是漫游兼作幕友。
- ⑮《鸦片战争》第474页，转引于：(美)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夏俊霞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287页。
- ⑯RoyCom, 1: 113, Bo, 1643, 转引于：《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第289页。
- ⑰对于许仲元名字，占骁勇在《〈三异笔谈〉与〈绪南笔谈〉二书之关系及其作者小考》一文中考证，其名字不是许仲元，而是许元仲。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第180—182页。

参考文献：

- [1](清)吴焯昌. 续客窗闲话[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 [2]大清会典事例[G]// 续修四库全书. 影印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3](清)曾衍东. 小豆棚[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 [4](清)孙星衍. 孙忠愍侯祠堂藏书记[G]// 孙渊如诗文集// 四部丛刊.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 [5](清)佚名. 瓯北先生年谱[M]// 瓯北全集. 乾隆十九年、光绪三年滇南唐氏重刊本.
- [6]陈天锡. 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M]// 繆全吉. 清代幕府人事制度·附录. 台北: 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 1971.
- [7](清)汪辉祖. 佐治药言[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66.
- [8](清)汪辉祖. 学治臆说[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66.
- [9](清)沈起凤. 谐铎[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10](清)汪辉祖. 梦痕余录[G]// 续修四库全书. 影印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1](清)沈复. 浮生六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12]繆全吉. 清代幕府人事制度[M]. 台北: 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 1971.
- [13](清)许奉恩. 里乘[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 [14](清)王洪谋. 柳泉居士行略[M]// 盛伟(编). 蒲松龄全集.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88.
- [15](清)宋永岳. 亦复如是[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9.
- [16]陆林. 清代言言小说家宋永岳事迹系年[J]. 明清小说研究, 1998, (4).
- [17]盛伟. 曾衍东与《小豆棚》考索[J]. 明清小说研究, 1989, (4).
- [18](清)许仲元. 三异笔谈[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 [19]蒲松龄集: 第二册[M]. 路大荒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唐 普]